



上海的故事

第五輯



上海的故事

第五輯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的故事

第五輯

*

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

(上海 紹興路 54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 001 号

洪兴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2 1/4 插頁 3 字数 41,000

1965 年 8 月第 1 版 196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2,000

統一书号：4074·371 定价：(六) 0.22 元

編 者 的 話

上海,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設的一个重要基地。上海人民,和全国人民一起,正在用自己的双手建設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过着越来越幸福的生活。

但是,我們永远不能、也不会忘記过去。

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那是一个人吃人的社会。当时,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資本主义的反动統治,給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劳动人民受到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残酷压迫和剝削,没有任何的自由和权利,过着苦难的日子。

解放后,过去被反动統治者踩在脚底下的劳动人民作了新中国的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多年来,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祖国的面貌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彻底胜利,社会上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因而还必须加强对人民群众的阶级教育、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只有这样,才能更快地把我国建設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大踏步地向共产主义迈进。

我們編輯出版《上海的故事》这套书,就是为了配合当前的阶级教育。解放前,上海是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政治、經

济、文化侵略的重要据点，是国内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勾結帝国主义势力，奴役和压榨广大劳动人民的重要场所，也是我国民族资本主义最集中的城市。旧上海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个典型。旧上海劳动人民的遭遇，是旧中国劳动人民的遭遇的一个縮影。这套书中所收集的一些文章，虽然都只是对旧上海的一人、一事、一地的叙述或回忆，但它們是三大敌人对中国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剝削的罪証，是对旧社会的阶级压迫和剝削制度的控訴。我們希望通过这些文章，有助于在新社会长大的年輕人，懂得什么是剝削、懂得为什么要革命；有助于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忆苦思甜，温故知新；从而进一步激发起人們的阶级感情，使人們更加憎恨旧社会，更加热爱新社会。

这套书原名《上海經濟史話》，我們根据讀者的意見，改用現名，今后的內容将不限于經濟方面。我們在这套书的組稿和編輯过程中，得到各方面的关怀和大力支持，謹此表示感謝。书中如有缺点和錯誤，希望讀者提出意見。

目 录

美帝在上海欠下的一笔

血債——臧大咬子事件…………… 郑庆声 (1)

帝国主义在上海的一桩罪恶

勾当——人口贩卖…………… 李家寿 (10)

土山灣孤儿院的真相…………… 刘 非 (20)

揭开帝国主义“利济大众”的假面具

——上海公济医院的故事…………… 任 乙 (29)

血泪的控訴——“江亚輪”事件…………… 尙 崗 (40)

牛鬼蛇神的魔窟——旧“大世界”…………… 史 人 (49)

美帝在上海欠下的一笔血債

——臧大咬子事件

郑庆声

一九四六年九月廿四日的《文汇报》上，出现了这样的大字标题：“美軍又一凶案，酗酒毆死车夫”“蛮橫的美国兵，廉价的中國血！”这个消息刊出后，立即轰动了上海，使当时正在展开的“美国兵滚出去”运动更为高涨，影响遍及全国。

这个被打死的车夫就叫臧大咬子。臧大咬子是怎样一个人？他是怎么会被美国兵打死的？这还得从当时上海的情形說起。

—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美国佬代替了日本侵略者，名义上是“协助受降”“遣送日俘”，实际上却是帮助国民党反动派进攻解放区。国民党政府一心想依靠美帝国主义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解放区，于是恬不知耻地和美国訂立了許許多多的卖国条約，把偌大的中国，从天上到地下，从陆地到海洋，統統卖給了美帝国主义。就是根据这些卖国条約，无恶不作的美

国兵源源不断地涌进了中国。而首当其冲的是祖国沿海各大城市，其中特别是上海，侵华美国海军总部就设在这里。那时的上海，天上飞的是美国飞机，黄浦江里停的是大大小小挂着星条旗的美国军舰，马路上跑的是美国吉普车和美国兵。一到夜晚，虹口、外滩一带以及市中心区的舞厅和酒吧间（一种下级酒店）就成了这些美国佬寻欢作乐、为非作歹的场所。酒吧间门口闪烁着“BAR”字样的霓虹灯，里面放送着淫靡、下流的爵士音乐，这些美国佬就在里面酗酒、打架、狂跳、嚎叫……。至于美国的香烟、口红、玻璃丝袜、口香糖等等剩余物资更是布满了上海的大街小巷。

在美帝国主义眼中，中国只是它的殖民地。对于殖民地，它是可以胡作非为的。这些美国佬来到中国以后，杀人、搶劫、强奸……横行不法，无恶不作，十足显出了一副强盗、流氓的本相。有个姓方的市民在岳阳路上被美国的军用卡车撞倒碾死，美国佬却扬长而去。一个姓王的居民在半夜里突然被二名美国水兵闖入臥室，卡住喉咙，搶去钱财。那时在街头，人们时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二个美国佬合坐一辆人力车或三、四个人合坐一辆三轮车，他们在车上乱跳乱叫，吹口哨，做怪样。有一天深夜，三轮车工人许小二子正将车子停在公平路华顺码头（现并入汇山码头）门前，检点他一天用气力换来的收入。忽然，三个美国水兵从前面走来，将他手中的钱全部搶去，逃进码头，登船而去。许小二子去报告国民党政府的警察局，警察局却说此案“无线索可查，不予追究”。又有一次，三轮车工人季光明由元芳路（现商丘路）载了二个美国水兵到

汇山碼頭。到达目的地以后，季光明向他們要車錢，他們非但不給，反將季的三輪車踏進碼頭，丟進了黃浦江。季光明也去報告國民黨政府的警察局，結果和許小二子遇到的沒有二樣。至于中國人被美國兵打耳光和辱罵等事則更多得數不盡了。臧大咬子事件，就是在當時上海這樣的情況下發生的。

二

臧大咬子，原名臧咬臣，江蘇鹽城人。他是在舊社會的苦難中生長起來的。從十三歲起，他就上海拉人力車（又稱黃包車），而且長期拉的是“一角頭”^{*}。依靠拉車的一點少得可憐的收入，維持着一家五口半飢不飽的生活。但是，萬惡的舊社會就連這樣低劣的生活也不讓臧大咬子過下去，災難一個接着一個。日本侵略者燒毀了他家鄉的房子；沒有多久，法帝國主義的巡捕房又強迫拆掉了他在上海的一所破爛住房，一家人只得躲到牛奶場的屋檐下棲身。剛生孩子沒有幾天的臧大咬子的妻子和還未滿月的兒子因此受了風寒，相繼死去。為了埋葬死者，臧大咬子又背上了一筆永遠還不清的高利貸。吃盡苦頭的臧大咬子，好容易盼到了日本侵略者投降，他滿以為

^{*} 過去，人力車工友拉車拉到下午二、三點鐘，人吃不消了，就把剩余的租車時間轉賣給別人。這剩余的租車時間就叫“一角頭”。在舊社會，車少人多，許多租不到車的人只好去拉“一角頭”。“一角頭”從下午二、三點鐘一直可以拉到午夜十二點鐘，而所付的車租不到全日車租的一半。但是拉“一角頭”的機會並不是每天都能碰到的。

这一下会有好日子过了,但是事实和他的愿望相反,更大的灾难降临到了他的头上。

这是一九四六年九月廿二日的夜晚,臧大咬子拉着美国商輪“马立斯号”的西班牙籍水手賴令奈,从虹口到朱葆三路(现溪口路)安乐宫跳舞厅。賴令奈下车后一个錢不給就奔进了舞厅。臧大咬子想追进去要錢,可是他知道,凭他这一身破旧的蓝布褂褲,准会給舞厅的警卫人員赶出来的。好在他已記住了这个乘车不給錢的水手是个“独眼龙”,就耐着性子坐在舞厅门口等他。臧大咬子已經是四十四岁的人了,这时他已經累得筋疲力尽,就想靠着车子打一回盹。但是,他又怕这个“独眼龙”会趁他打盹的时候逃走,就对同在那里拉车的十几个伙伴說:“等一会儿那个‘独眼龙’出来,請大家帮帮忙叫醒我;坐车不給錢,真是岂有此理!”和他有过同样遭遇的阶级弟兄們听了都立刻答应了。

一刻钟、半个钟点过去了,还不见“独眼龙”出来。又过了半个钟点,大約夜里十一点钟光景,“独眼龙”賴令奈終於喝够了酒,跌跌冲冲地走了出来。和他走在一起的还有一个高大的美国水兵。同伴們叫醒了臧大咬子。于是他赶忙走上去一把抓住了这个“独眼龙”向他要車錢。另一个工友也用不熟练的英語对賴令奈說:“喂!你为什么坐了车不給錢,这是什么道理?”“独眼龙”一面将手揮揮要他們走开,一面使劲想摆脱,可是臧大咬子紧紧抓住不肯放手。这时,賴令奈和他旁边的那个美国水兵咕嚕了几句,并将臧大咬子推到他胸前,这个水兵就趁势一个冷拳,臧大咬子立即昏倒在地上。这时候,有一

个工友赶紧跑上去扶住了他；另外一些工友则大喊：“美国兵无理打人呀！”“捉住他！捉住他！”一会儿，人们就把这二个想拔腿逃跑的凶犯团团围住。

正在这个紧张的时刻，一辆美国水兵的汽车开过，这二个行凶犯如同找到了救星一般，连忙用手放在嘴边吹了一声口哨。汽车停下来了。二个凶手赶紧拉开车门，往里一钻。工友们那里肯放，他们马上把汽车围起来，有一个工友并抢上前去抓住了汽车的方向盘，不肯放手。有人叫来了警察。警察又叫来了二辆美军巡逻车，载来了美国宪兵。头戴钢盔、手提警棍的美国宪兵一跳下车，就把围在人群中的美国凶手拉上车逃走了。二个目击美国兵行凶的工友反被美国宪兵拖上另一辆汽车，连同帮凶赖令奈一起带进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黄浦警察分局。臧大咬子昏倒在地上呻吟，几个工友赶忙叫来了救护车，送医院救治。救护车开到广慈医院，因为没有美军当局签具的证明书，院方拒绝收留，最后才送到仁济医院，但由于脑震荡和脑壳破裂，已经无法抢救，到第二天清晨五点钟，臧大咬子终于死去了！

三

臧大咬子被美国兵打死以后，国民党政府不管不问，根本不把它当一回事。臧大咬子的弟弟带着他哥哥留下的唯一的十四岁女儿到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黄浦警察分局要求惩凶、赔偿，得到的回答是：“我们有什么办法？要么你们去找美国人。”

他們又跑到北京路（現北京東路）二號美國海軍總部，但美國人連睬都不睬。別人幫他寫了一張狀子送到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法院，可是狀子送進去以後如同石沉大海，音訊全無。

臧大咬子被美國兵打死的消息傳開後，激起了上海人民的無比憤怒。當時，上海十個團體正在發起“美國兵滾出去”的群眾運動。臧大咬子事件的发生，更激起了上海人民對美帝国主义的仇恨！在一次座談會上，臧大咬子的弟弟報告了他哥哥被美國兵打死的經過，激起了到會人士的極大憤慨，當場組織了“臧大二（咬）子慘死後援會”，要求懲凶、賠償，有人願充當義務律師，有好些人並當場捐款，救濟臧大咬子的家屬。當時有些報社連日刊登消息，發表評論，表示聲援。這些報社還收到了社會各界人士送來的大量捐款。讀者紛紛寫信給報社，“堅決要求美軍立即撤離我國”，一位從抗日勝利後就失業的工人在生活極其困難的情況下，還將身邊僅存的錢寄給了報社，要求轉交給臧大咬子的家屬。

社會人士和進步輿論紛紛支持臧大咬子家屬的正当要求，鬥爭展開了。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法院迫於形勢，只得宣布開庭，但他們只是把幫凶賴令奈和二個証人審來問去，而真正的凶手則沒有出庭。國民黨反動政府做這一點表面文章，也完全是為了想遮遮世人的耳目，實際上它是和美帝国主义串通一氣的。它想草草了結這一案子，因此，暗底下就派人去警告臧大咬子的弟弟說：“不要給人利用！”但有着廣大群眾作後援的臧大咬子的弟弟堅決地回答：“一定要追到底，殺人一定要償命！”

美帝国主义在这一事件中始終表现得十分狡猾。开始时，美国海軍联络处佯称“凶手并非美国海軍士兵，而系一商輪水手”，美国宪兵負責人也說“凶手并非美軍，系一西班牙籍水手”。他們拒絕交出凶手，企图将全部責任推到賴令奈一人身上。当社会公众和証人一再坚持行凶的是美国兵以后，美軍当局见一計不成之后又来一計。它把二个証人叫到美軍总部，将七名美国水兵改装換衣，挂了假胡子，企图使証人心神惊慌，以便在証人的話中找出前后不符之处，借以狡賴。但二个証人識破了美軍当局的計謀，終于认出了凶手。阴谋詭計破产了，但美軍当局还不死心，它又想用金錢来收买一个三輪车工人，来証明是中国人先打美国兵，这样美国兵就可借口“自卫”，卸脫罪責。

自以为美元万能的美帝国主义分子結果却在一个正直的中国三輪车工友面前碰了一鼻子的灰，这个阴谋也宣告破产。

在公众輿論的不断抗議下，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七日，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法院也不得不再次开庭审訊，凶手被迫出庭。这个凶手就是美国海軍軍艦“海伦号”伍长饒得立克。

饒得立克在法庭上不得不供认臧大咬子是他打死的。但是陪同饒得立克出庭的美軍法律联络官約翰逊却狡猾地詭辯說，饒得立克在軍事法庭上承认拳打臧大咬子是出于“自卫”，这个案件要送到华盛顿去执行。原来美国政府和国民党卖国政府訂有协定，规定駐华美軍犯法，都由美軍自己組織的軍事法庭审判，中国法律不能干涉。美国人自恃中国政府不能判美国兵的罪，所以才让凶手出庭。結果，帮凶、西班牙人賴令

奈判处徒刑一年三个月，正凶、“海伦号”上的伍长、美国人饒得立克却被美軍軍事法庭判决无罪。

臧大咬子被打死了，凶手美国人饒得立克却逍遙法外，这就是美帝国主义口中的所謂对华“援助”和“友誼”，而且还是“最亲密的友誼”。

四

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終於获得了解放。这就标志着“蛮橫的美国兵，廉价的中国血”的时代已經成为过去，帝国主义在上海为所欲为的时代也已經一去不复返了。广大的上海劳动人民以极其兴奋的心情走上大街游行，唱歌，呼口号，庆祝自己的解放。欢乐的声音响遍了大街小巷。臧大咬子的伙伴们也以欢乐的心情参加了庆祝上海解放的大游行。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日益深入的开展，上海市内的交通事业也有很大的发展。上海的人力车逐步为国产的大型公共汽车、无軌电车所代替，最后的一辆人力车已經在一九五六年被送进了博物館。同时，人民政府对原来拉人力车的工友們都作了妥善的安排，有的当了炼鋼工人，有的当了汽车駕駛員，有的回乡参加农业建設，等等。上海的三輪车数量和解放前相比，也已减少。此外，上海工人发扬了敢想、敢闖的精神，几年来成功地制成了多种型式的微型汽车和三輪小汽车，以便更好地为市内交通服务。好多从前是拉人力车和踏三輪车的工人，在經過短期学习之后，迅速地掌

握了技术，成为这些汽车的駕駛員。

解放十六年来，上海三輪車工人在党的領導和教育下，不断地提高階級覺悟，改善服务态度，在市內交通戰綫上作出了自己的貢獻。在他們当中，不断涌现了許多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如三輪車工人程德旺同志就是其中較突出的一个，几年来，他曾几次被評为市劳动模范和市先进工作者。去年，他还光荣地被选为上海市第五屆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所有这些，和臧大咬子及其伙伴們在旧上海中所遭受到的那种饥寒交迫、含辛受屈和任人宰割的苦难生活相比起来，那是怎样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啊！

但是，我們不应当忘記：在我們祖國的台灣，在越南南方，在世界上还有美国兵脚印的一切地方，不是还有成千成万的人在惨遭杀害嗎？我們永远不能忘記美帝国主义在中国所欠下的无数血債！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我們一定要援越抗美，坚决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反美爱国斗争，把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帝国主义在上海的 一桩罪恶勾当——人口贩卖

李家寿

大家都知道，历史上有过殖民主义者贩卖非洲“黑奴”这样的事，其实美、英、法等国的侵略者，也曾长期在我国干过这种最卑劣、最残酷、最无耻的勾当。十九世纪，美、英、法等国侵略者除了在中国进行最恶毒的鸦片贸易来毒害中国人民以外，它们还施展海盗手段，在上海、厦门、汕头等沿海各地疯狂地掳掠中国人，并把他们贩卖出国。这种人口贩卖，在鸦片战争以前就已开始，到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大门已被外国侵略者的大炮轰开，这种罪恶活动，也就在更大的规模上进行了。仅在一八五〇——一八七五年这二十五年间，被掳掠和贩卖出国的中国人约有五十万名。

百老汇路上的黑店

上海港开埠不久，就不断发生外国船（主要是美国的“飞剪船”）掠运中国人口出洋贩卖的事情。据英国领事阿利国于一八五二年致英国商务监督包令的信中透露：“自从上海口岸

开放以来，……一八四九年約有二百名‘苦力’被‘阿马松号’运往(美国)加利福尼亚，去年(一八五一年)‘里几納号’运了二、三十人到澳大利亚，最近有几个中国人自动乘船前往加利福尼亚，……。”这个帝国主义分子，承认了外国船在上海贩运人口的事实。当然他所說的人数是大大縮小了的，不能完全相信，他所說的“中国人自动乘船前往”，則更是欺人之談。

开初，这些外国人口贩子往往以到国外去开金矿，到国外去种地，可以挣大錢等欺騙宣传来勾引我国貧苦的劳动人民。后来，上当的人越来越少了，因此他們就用綁架的手段来擄掠我国的人民。当时上海的黄浦江边就是他們进行罪恶活动的场所之一。

一八四八年，苏州河北面的虹口一带，被美国侵略者强占为“美租界”(后来和“英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后，就出现了好几条马路，其中有一条马路名叫百老汇路(即现在的大名路和东大名路)。这条路面临黄浦江，有一些教堂、洋行、堆棧等，但更多的还是賭場和“酒吧”。酒吧，当时上海人称之为洋酒店。開設这些酒吧的老板都是一些外国流氓，这些酒吧除了出卖走私进来的外国酒外，还以娼妓和舞女来吸引顧客；但他們開設酒吧的目的却远不止于此，而还在于借此作幌子，暗底里干着各种各样更为罪恶的勾当，人口販卖就是其中之一。当时有不少中国人，特别是年輕力壮的劳动人民，被誘騙到酒吧里，給以烈性酒或放了蒙汗药的酒，等他們醉倒后，就綁到停泊在黄浦江碼頭边的船里，运到美洲各国去販卖，以便从中获取暴利。